



风神

卷二

华潋 / 著
Chiya / 绘



华
零 / 著
Chiya / 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神医. 2 / 华零著; Chiya绘.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56-5740-4

I. ①凤… II. ①华… ②C…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3691号

原著名:《凤神医2》, 著者:华零, 绘制: Chiya

© HUA-LING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378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凤神医2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华零
绘 者 Chiya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贺澧沙 秦毅
美术编辑 冯沛妮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740-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152



凤氏一族，世代以医者为业。

凤氏奠基祖名曰：“凤彩生”，源于华胥之域丹山国。其医术名满天下、技冠绝伦，人称“凤神医”。

“凤彩生”共传五子，分家之际以“金、墨、白、朱、青”五色为志，各拥奠基祖传续之医术，五色各家内医术最为高妙精湛者，以“神医”名号行世。

凤氏一族历经诸多劫难，国灾家难人祸之下，族人为求保全血脉，纷纷避祸迁居果现界，并更姓为谐音姓氏如“傅、方、冯、风、房”等姓，仅以家徽翔凤传承。

自凤氏一族迁居至果现界，与他族缔结婚姻，以致血缘日薄，“神医”名号亦就此不传。

为保凤氏族内特能，制“避凤”，于后世子孙中遴选拥有“神医”资质之人，施以“归返”，拜师于华胥神医门下，继先人之志。

其血脉者，名曰——“凤雏”。

——摘录自《凤雏指南》

阳光普照，鸟语花香。

我的心却整整阴了三天。

午后阳光斜懒洒下，带着草香的泥壤气息轻轻探来，我坐在凤家廊边的矮凳上，仰着头呆望檐下的乳燕啾啾叫。

百无聊赖啊……

自从樱蝶、蜂要两人奉命前往果现界之后，都三天了。

据说他们回果现界，是为了替我和师父带点消息过去，算自从从我十七岁生日那天起，与爸妈音信不通已经几个月了，所以捎封家书回去报平安，也是应当的。

只是我就不懂，师父这闷葫芦，他能有什么事还要特地送信过去啊？

捏了捏手中蜂要临行前准备好的包子，我望着粉白的面皮出神。

三天了，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呢？

回想我刚来到华胥的那天，是多么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这里是华胥，就是你们所谓的异世界！”要不是樱蝶、蜂要他们耐着性子安抚我，我可能到现在都还适应不了这个地方。

这是我十七岁的生日礼物。

一般人也许很难相信，送给高中女生的生日礼物，竟然是被一群黑衣人包围、弄昏，然后丢到人生地不熟的异世界，去进行我这辈子听都没听过的“神医修业”。

更不要提从我出生到十七岁的成长过程中，我那对异于常人的父母到底送了多少像是会发出呻吟声的手机，或是包了



八十张包装纸的纸盒、苍蝇拌饭，以及趁我睡着在我鼻孔里头挤牙膏……

诸如此类让我哭笑不得的“生日礼物”。

刚收到这个“十七岁生日礼物”的时候，我除了难以适应，还给师父他们添了许多麻烦，闹出像是“把严肃、难伺候的师父误认为是女性”这类的糗事。

更经历了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是惊心动魄的那场意外。

“唉……”

那场差点动手了结吴公公性命的惊险事件，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仍令我难以释怀地喉头一窒。

还好，还好师父活过来了，倘若师父真的从此长眠……

我真不知道还要抱着这样的仇恨过多久。

捏了捏手里的包子，还带着竹笼蒸出的暖香，我张嘴大咬一口，努力驱走心中萦绕的难过情绪，却感受到一股奇妙的浓稠奶甜在嘴里化开来。

往下一瞧手中的包子，竟是……

“唔？玉米浓汤？原来‘冬夜的呜呼呼缠绵’是指……是指玉米浓汤口味？”

蜂要临行前捏了许多包子，都搁在纱柜里头。据说是因为他知道师父绝不可能动手下厨，所以事先准备了足以啃上好几天的分量，好让我每天蒸来充饥。

每一格柜上都贴着写有包子内馅口味的纸条，字体歪歪斜斜，一看就是出自蜂要的手笔。而上头的口味名称就跟他的字迹一样，让人有看没有懂。

举例来说好了，就像我手里这个玉米浓汤口味，在蜂要的命名下就叫“冬夜的呜呼呼缠绵”；昨天吃到的红豆牛奶口味，

蜂要命名为“在院子里罚站不准动”。

这两个口味名称，我还勉强可以猜得出原因，“冬夜的呜呼呼缠绵”大概是指冬天晚上会很想喝玉米浓汤吧？而所谓“在院子里罚站不准动”，也许是因为蚊子很多，腿上会被叮咬成一片红豆牛奶？

但是，前天命名为“爷爷内心的罪恶感”的胡椒肉末，我就真的弄不懂是为什么了啊！

蜂要樱蝶不在家，害得我每天除了练练拳脚，猜猜包子口味之外，就只能跟冷脸师父大眼瞪小眼，或是硬着头皮听师父谆谆教诲那些药理医术。

而我原本以为至少还可以跟枸杞斗斗嘴，偏偏那小鬼又别扭得很，说是不想在师父面前出现，一溜烟就躲了三天。

再这样下去，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闷出病来，每天对着那位闷声不吭，名为“凤洵白”的木头神医，我除了傻笑之外，也猜不出师父到底在想些什么……

天知道师父的情绪比包子口味还难猜啊！

“冯香。”

“！”

就在我沉溺于无奈当中，身旁却传来一声凉冷的呼唤。我“喝”的一声跳了起来，还不小心弄翻身后的矮凳，顿时发出重物倒地的巨响。

“师，师父，你怎么过来了？有，有事吗？”

差点连手里那个吃了一半的包子都捏烂了。我勉强站好，好不容易才挤出声音，朝身旁那位木头人师父紧张地问道。

吓死我了啊……才在心里头抱怨师父难相处，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旁边！该不会我内心嘀咕的话，他也听得到吧？

就看师父那张白净雅致的脸上正挂着惯有的冷淡，刻薄嘴还是没饶人地说道：

“……来好一会儿了，就见你涎着口水傻想。”

“唔……我，我太专心了，对不起。”

把包子往栏杆上的小瓷盘中一搁，我赶紧扯了袖口抹抹脸。涎着口水？有吗？

不管如何，还是赶紧问问师父有什么事吧。

“师父有事吗？啊，是不是水果吃完了？还是茶喝光了？我去准备！”

“站住。”

正想找个好理由逃离师父视线，没想到才刚转身，就听见师父一声喝止。

唔，天啊，千万别告诉我，他是心血来潮又要替我补习药草学之类的……

“门外斜右那条岔路，真闲着的话就去那里等上一刻钟。”

“啊？”

出乎意料，师父竟然不是要我去搬什么古书出来，展开“快乐的”教学时光，而是语焉不详地，要我去门口右斜前方的那个岔路口等十五分钟？

“省得唉声叹气惹人烦。”

连多说明几句也懒，师父维持一贯作风，头也没回地丢了这句就回书房去了。

通常这个时候，樱蝶或蜂要都会好心地替我翻译师父的意思，可这会他们不在，我也只能摸不着头脑，满肚子疑惑地往大门方向走去，心里仍哀叹着……

蜂要、樱蝶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壹斛 · 星辰



虽说对于师父那句“真闲着就去那里等上一刻钟”始终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我仍是乖乖在门口右斜前方那条岔路上等着。

我闷着满肚子牢骚与疑惑，呆愣地往山路的彼端望去。

碧空如洗，柔和的风穿过树梢间发出沙沙的响声。除此之外，整条路空荡荡的，没有别人。

就这么呆坐在路旁大石上将近十五分钟，我都快打起瞌睡来了……

“香香~我们回来啦！”

“嘻嘻嘻嘻嘻嘻♥”

是我的错觉吗？

远远似乎传来熟悉的叫唤声，我原本半垂的脑袋顿时清醒，抬头一望，娇俏甜美的粉色身影轻快地向我奔来，在她身后的则是一身大包小包的小麦色青年——

他们回来了？

我连忙站起身来，揉着眼睛细瞧……他们真的回来了吗？不是因为我跟师父大眼瞪小眼太久而产生的幻觉？

直到“小女孩”樱蝶笑嘻嘻地冲进我怀里，而蜂要扛着行李出现在樱蝶后头，我才有了“他们真的回来了！哦耶”的真实感。脸上的笑意也不自觉跟着泛开，三天来累积的阴霾心情顿时蒸发消失。

“哈哈，香香这么想念我们哦？一定是师父让你辛苦了把？真可怜。”

“小香香还特地来接人家呀？好乖好乖~”

蜂要、樱蝶两人一边拍拍我的肩，一面温言软语暖着我多日不见的相思之情。

“啊，对了对了！”

此时，蜂要仿佛想起什么似的，绽开满脸神秘笑意，从身后那个几乎快要比人大的包袱里面，拎出一网袋绿色水果，递到我面前献宝。

“锵锵~ 香香你看！”

我愣了一下，接过那一网袋色泽深绿而油亮的水果，迟疑地开口：

“这是……柠檬？”

“嘻嘻嘻嘻，对呀，师父肯定会很开心的哟！我们选了绿色的，看起来比较酸呢！”

樱蝶兴奋地捧着白嫩双颊，小嘴还因此嘬了起来，粉红色水润大眼此时紧紧眯成一线，仿佛正含着什么很酸的东西。

“真难想象师父‘很开心’是什么样子呢……”

我搔搔脸颊，着实很难想象师父看到柠檬会是怎样的反应，尤其是在我跟他这么沉默对峙三天之后。

“哎呀~ 别想太多了，今天晚餐不就知道了？”

“对呀！我们快回家吧，人家好期待哟！嘻嘻♥”

听见蜂要樱蝶两人这么说，我也点点头不再迟疑，举步往家门口的方向走去。

而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蜂要手上那几个手提行李与身后的背包还真不是普通的大，光是那个背包都快比樱蝶的个头高了，到底塞了多少东西啊？

正想伸手从蜂要那一身负载物中分摊一些，没想到蜂要却只是笑着露出一口白牙，摇摇手拒绝了我的好意。



“里头也有帮香香特地带回来的东西哦，所以我来提就好，不然万一让你偷看到是什么那就没意思啦~”

“真的不用我帮忙吗？”

“嘻嘻嘻，小香香，我们是淑女哟，淑女是不用提东西的！更何况要是工蜂呢，这点小东西就放心交给他吧！”

即使两人这么说服着，我还是有点良心不安……

我转头望向那个一脸傻气、笑得灿烂的小麦色肌肤青年，被形容成“工蜂”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他不生气吗？

更何况，像我这样已经认命的“男人婆”，却被形容成“淑女”，这更是令我受之有愧啊！

“呜呜，小香香，人家好想赶快回家，我们快些走啦，好不好嘛！”

像是不允许我再反驳，樱蝶此时非常热情地搂紧了我的左臂，使劲将我往前带。娇嫩的小脸同时带着期望的眼神微微上仰，大眼中似乎正泛着泪光，就这么与我对望。

“好，好啊。”

除了“好啊”这两个字，我发现我竟说不出其他答案来。

只能傻傻望着樱蝶瞬间露出满足的微笑，几秒钟前的泪水，就这么神奇地收拾得一干二净。

任由樱蝶拉着往前走，我仿佛听见身后蜂要嘀咕了一句：“都五百多岁了，还装什么小女孩假哭……”正疑惑着想再细听时，却发现就在樱蝶转头眯眼，笑着望向蜂要之后，他已经抿紧嘴，一脸害怕地作出噤声状。

身旁牵着甜美的樱蝶，身后跟着亲切的蜂要，午后清朗悠闲的羊肠小径上，我们朝家的方向缓缓漫步而行。

眼见那深蓝色的雅致门廊愈来愈近，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所以师父那句“门外斜右方那条岔路，真闲着的话就去那里等一刻钟”是指他们要回来了？

……其实师父老早就知道他们要回来了吗？

既然老早就知道他们回来的时间，干吗不直接告诉我就好了？故弄玄虚又是欺负我笨吗？

突然领悟到这点，再一次深刻体验师父的别扭程度，我顿时无力地沉默了，只能认命地在心中深深叹息……

要是我能像怵师父那样会读心术该有多好呢？

一回到家，蜂要与樱蝶两人就躲进厨房，只见厨房的木门紧锁着，连想从旁找个缝缝窥探都难如登天。

我在门口呆站了许久，企图从里头听出一些端倪，虽然“偷听”这种行为不甚光彩，但谁叫蜂要那句“里头也有帮香香特地带回来的东西哦”实在挑起了我的好奇心。

凝神细听了半晌，里头除了震天价响的锅碗瓢盆声，掺杂着蜂要樱蝶两人朦胧不清的几句讨论，除此之外，很可惜的实在听不出个所以然。

“只能耐心等了吧？唉……”

我无奈地搔搔头走开，往前几步，才发现师父那张冷脸正透过门帘缝隙，用不赞同的表情往我这里看来。

难不成我刚刚的行为都被他发现了？

被“当场抓包”的我，连想要多掩饰什么都没有勇气，只好安分往房间缩去，窝在圆桌前无奈翻开《凤雏指南》来打发时间。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的阅读效率很低，但不找些事做实在难耐内心的煎熬。这情形不就跟在小狗面前放着肉骨头，却要它

不准马上吃掉一样残忍吗？

时间漫长得仿佛过了一世纪，我心神不定地将手中的蓝皮书翻来覆去，憋到都快内伤——

“香香～快来看看我们带回多少好吃的吧！”

听见蜂要的嗓音伴随着指节的叩门声，轻轻自门外传来。我顿时“唰”地猛然站起，开门的力道过猛，还吓到了正站在门口的蜂要。

“那个……是晚餐时间到了吗？”虽然已经好奇得快要爆炸，但我还是迟疑着询问。

“对啊，快过来餐厅吧！”

蜂要没戳破我猴急的情绪，只是爽朗地朝我招手，一口白牙在那张小麦色脸上特别耀眼。

于是我迫不及待跟随蜂要轻快的脚步来到饭厅，探头一看，餐桌上早已摆满了丰盛的菜肴，而师父和樱蝶两人也已经就座。

“小香香来～这边这边！”

樱蝶朝我招招手，露出志得意满的甜笑，拍拍她身边的空椅子，示意要我过去。

才刚在樱蝶身边落座，我就发现了那个熟悉的白底红字吸油纸袋。

我怔愣了一下，对着眼前的物品微张着嘴，一股兴奋的怀乡之情油然而生……

“这是……这是鸡排吗？还有珍奶！”

我情不自禁地大喊出声，却引来师父那对丹凤眼冷冷一瞥。即使如此，此时的我却很难压抑自己震惊的反应。

“小香香很开心吗？嘻嘻嘻～”

无视师父冷脸，只见樱蝶笑嘻嘻地替我从盘上那叠纸袋中，

拎出一份鸡排放在我面前的水墨瓷碟上。

“很开心啊！你们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家的炸鸡排？”

闻到久违的油炸物香气，我整个人都精神起来，喜滋滋盯着眼前的纸袋，对于桌上其他盘里的养生药膳美食视而不见。

“哈哈，我们是跟闰德和敏卉打听的啦，听说香香你喜欢吃，所以就带了几块回来啰~”

跟着落座的蜂要捧起碗筷，眼睛滴溜溜地浏览各色佳肴，不经意随口应答着。

“你们认识我爸妈？”

听见熟悉的名字，我顿了顿，放下正要撕开鸡排纸袋的手，疑惑地望向他们。

虽然听说他们是送信去果现界，但我没想到原来他们是亲自将信送到我爸妈手里。

所以他们也见到我爸妈了？

而且从蜂要的语气听来，他们似乎跟我爸妈有相当程度的熟稔……

听见我的问题，一向没什么反应的师父居然在喝茶时轻轻呛咳了一下，而樱蝶虽然露出了一如往常的微笑，桌下却同时发出一阵骚动。

蜂要立即丢下手里的碗筷，抱着脚以单脚往墙角猛跳，一边跳还一边直呼：“呜啊呜啊，痛死了痛死了！”

“要要真没礼貌，怎么可以直呼人家爹地妈咪的名字呢？♥”

樱蝶对着蜂要摇摇食指，微微露出责备的神情，随即又转向我，异常甜腻地笑着将我的手一把握紧。

“小香香的爹地妈咪是很~棒的人哟，很热情地招待我跟要要耶！难怪小香香这么可爱，嘻嘻！”

“所以……你们见到我爸妈了？他们……过得好吗？”

听见樱蝶的回答，我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怀着复杂的心情问出内心的关切。

一方面却也绷紧了神经，就怕会问出什么不好的消息……

又见蜂要和樱蝶交换了一下眼神，而蜂要则不知何时爬回原位，朝我用力点头，露出一嘴白牙，态度诚恳地说道：

“他们过得很好啊，还替你生了一个小妹妹呢！”

“……小什么？”是我听错了吗？刚刚依稀听到什么……

“小，妹，妹。”

“小妹妹！”我震惊了，顿时无法控制音量地大喊失声。

“是啊，他们还将小贝比取名叫做‘冯甜’哦！刚好你们姐妹俩又香又甜啦，哈哈~”

“他，他们捉弄我还不够，又想折磨下一个？这会不会太过分了！”

一时无法接受，我愤然站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关于“多了一个小妹妹”这件事，我完全没有开心的心情。

身为从小被父母恶整到大的人，我实在难以相信除了我之外，居然又有另一个无辜的女孩，得经历那十多年惨绝人寰的“惊悚生日”了！

没想到经过我这样大吼，蜂要樱蝶两人听到我的“仗义执言”，不但没能与我“感同身受”，竟然还同时爆笑出声！

樱蝶的小手不停猛拍桌子，让一桌的碗盘发出清脆碰撞声；而蜂要则整个人崩溃似的趴在桌上抽搐，等他抬起头来，只见他已笑到泪流满面。

面对这一场混乱，只有师父一脸镇静地捻着一颗青梅，连一个眼神都吝啬施舍给满心忧虑的我，默默冒出一句：